

今年秋天，世界各地多事多愁。十月底以來，俄羅斯客機墜毀，人員全部罹難；巴黎被襲擊，百多人死亡；非洲馬里酒店遇襲，二十多人死亡，包括三名中國公民。都是恐怖襲擊。俄國法國以牙還牙，輪番向ISIS空襲。跟着是緬甸玉礦場山泥傾瀉百人喪生，ISIS又來斬首，美國加州槍擊案十多人死亡，等等。十二月七日的《時代周刊》封面上赫然出現「世界大戰ISIS」（World War ISIS）的大標題。

目睹天災人禍處的世界多難多愁之秋，詩人和讀者，同感「無力正乾坤」。詩教無從發揮，讓我們躲進詩藝吧。「無力正乾坤」的杜甫，專注詩藝，在秋天苦吟，《登高》是他修煉的一個正果，也可說是梁啟超所稱「痛苦中的小玩意」。

「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回。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。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。」

「安史之亂」使得李唐國家元氣大傷，杜甫漂流於長江之濱；年邁多病，用心作詩而知音甚少。老詩人獨自登高，愁苦無極。古人對這首七言律詩，交相稱譽。『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』兩句中，以少勝多，語言非常經濟，竟有十八層意義：

不在溫暖的家而在外「作客」，一層；「常作客，二層；在悲哉「秋」之為氣也的季節作客，三層；家園和京城，在「萬里」之外，四層；像陳子昂那樣古人和來者都不見、愴然涕下地「登台」，五層；「獨」自登台，六層；當時有「病」在身，七層；「多」病，八層；年逾半百（誇張地說是「百年」），老了，九層。悲哀一層深似一層，以至九層，身心幾乎陷於但丁《神曲》說的九層地獄。

杜甫「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醇」求不得，使詩藝醇則如願以償。這裏分析的兩句，是詩歌經濟學的極致。

論自由

繆宇光

曾經在一個古老的海邊，有兩個老翁躺在沙灘上曬太陽。一個是久經大風大浪剛下海退休的老水手，一個是從未下過海、得過且過的老頭。

老頭對老水手說：「還不是一樣，你風裏來浪裏去，現在還不是和我一樣曬太陽？」

老水手轉過他那飽經風霜的臉，看着老頭說：「Have you ever seen a mirage？」

「什麼？你在瞎嚷嚷什麼呀？」老頭聽得一頭霧水，叫了起來。

老水手沉靜地笑着告訴他說：「你見過海市蜃樓嗎？」

接着，老水手點着煙斗，吸了口煙，慢吞吞地補充道：「剛才，我是用我出海那幾年在其他地方學會的英文跟你說話，可惜，你聽不懂！」

自由，不僅僅是指人的言行的高度、廣度和厚度，也不僅僅是指人生活的一種隨意狀態，它是一種理念，是一種思想。不同的理念和思想，支配着人們的行為和語言。理念和思想看似一錢不值的，買不了商品，但它能成就人，使人變得有價值，它本身就是價值。

一個人要有志氣，何謂志？志是由士下面加個心組成，士既是讀書人的意思，即飽學之士，也是一些職業的專稱，如戰士、護士等。土加上心，就是一個有心的讀書人或專業技術的人，他的追求即是志。志氣，就是不甘落後，力求達到一定目的的決心和勇氣，是有理想、有信心的表現。老水手就是有志的戰士，他一生在和風浪搏擊。

自由（free）是多麼的可貴，擁有人權的人們可以迎來每一個美好的明天，迎來每一個美好的黎明。

空氣原來是免費（free）的，但病房裏的病人卻花大錢輸氧；走路原來是免費的，但監獄裏的犯人卻爲了幾個錢把自己關了進去，失去走路的權利；友情原來是平淡的，有的人卻糟蹋了無價的友誼……免費（free）原來是如此昂貴啊！

良心在，自由（free）在。人的理念和思想就是free。

本文開頭古老海邊的兩老翁真的一樣的生活狀態嗎？不！他們的理念、思想和心態是截然不同的，老水手的心是free的，他生活在廣闊的天地間，而那個老頭一生是愚昧的，他生活在自己狹小世界之中……

享福折壽

石 飛

勞動，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。

體力勞動其中一個例子就是，現在內地不少年近花甲的鄉下人還跑到城裏幹環衛掃馬路，家裏無田可種了，閒着身子痛。腦力勞動的人也是這樣，譬如寫作，一天不寫點或在鍵盤敲點東西，心裏就空蕩蕩的，甚是無聊。他們並不

都是爲賺錢，而是一種生命的需求，習慣和表現，此乃「閒不住」和「自討賤」之謂也。「老有所養，老有所樂，老有所爲」，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。「老有所養」是最基本的，必須保障，無須贅言。後兩項則值得掂量，有「爲」才有樂，無「爲」「樂」何來？這裏的「爲」因人而異，各好其好。鍾情於自己所獻身的事業的，可以繼續量力而行；喜歡含飴弄孫、周遊天下、唱跳娛樂的，可以不拘一格瀟灑。

正因爲有把紀念，才需要「垂死掙扎」。這是北京大學教授王瑤先生晚年的名言。著名學者錢理群先生在回憶他的老師王瑤生前的故事中說：「有一天王瑤找到我說，我現在面臨兩難選擇：我現在年紀已經大了，要是繼續努力，發揮餘熱，不過是『垂死掙扎』；要是什麼也不做，那就是『坐以待斃』，你說我該怎麼辦？他最後的選擇是：與其坐以待斃，不如垂死掙扎。」（錢理群《北大有個叫王瑤的教授》，二〇一五年四月三十日《文學報》十八版）

如果什麼事都不做，那就無異於「等死」，人若活到了「等死」的份上，那死來的還確實快。這個道理是著名作家賈平凹講的。他說：「好多動物、好多植物活在世上，上帝造物的時候給它們的目標就是遺傳後代，後代一旦遺傳你的作用就沒有了，一旦你在世上活得沒有價值的時候你就應該死了。」

「一旦誰說，咱現在上下都沒有負擔了，這人就快死了。確實是這樣，只要看他一身輕天天沒事幹，他最多再活個兩三年就快死了。因爲啥呢，他已經沒用了。生命是上帝給的，上帝盯着你有用或沒用，你如果沒用了要你幹啥？我認爲創作也是這個道理。」（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《文學報》第十九版）

在這裏，賈平凹先生更多的是針對寫作者而言的，其實各行各業都是這個理，閻王爺的催命符最喜歡朝「沒事幹」的人的腦門上貼。晚年不宣「安享」，閒不住的人長壽。我唸高中時有一次去下鄉（《三國演義》裏呂布被吊死的地方）同學家裏玩，他祖母九十歲了，還推獨輪車到田裏運山芋。我說：「老奶奶，別幹活了，您該在家享清福了。」要說享福，她還真有的享，她是京城的高幹，可她去那裏過不慣，住幾天就鬧病。老人家擦把汗，笑嘻嘻地說：「可不能享福，一享福就折壽。」

今年秋天，世界各地多事多愁。十月底以來，俄羅斯客機墜毀，人員全部罹難；巴黎被襲擊，百多人死亡；非洲馬里酒店遇襲，二十多人死亡，包括三名中國公民。都是恐怖襲擊。俄國法國以牙還牙，輪番向ISIS空襲。跟着是緬甸玉礦場山泥傾瀉百人喪生，ISIS又來斬首，美國加州槍擊案十多人死亡，等等。十二月七日的《時代周刊》封面上赫然出現「世界大戰ISIS」（World War ISIS）的大標題。

目睹天災人禍處的世界多難多愁之秋，詩人和讀者，同感「無力正乾坤」。詩教無從發揮，讓我們躲進詩藝吧。「無力正乾坤」的杜甫，專注詩藝，在秋天苦吟，《登高》是他修煉的一個正果，也可說是梁啟超所稱「痛苦中的小玩意」。

「風急天高猿嘯哀，渚清沙白鳥飛回。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。艱難苦恨繁霜鬢，潦倒新停濁酒杯。」

「安史之亂」使得李唐國家元氣大傷，杜甫漂流於長江之濱；年邁多病，用心作詩而知音甚少。老詩人獨自登高，愁苦無極。古人對這首七言律詩，交相稱譽。『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』兩句中，以少勝多，語言非常經濟，竟有十八層意義：

不在溫暖的家而在外「作客」，一層；「常

作客，二層；在悲哉「秋」之為氣也的季節作客，三層；家園和京城，在「萬里」之外，四層；像陳子昂那樣古人和來者都不見、愴然涕下地「登台」，五層；「獨」自登台，六層；當時有「病」在身，七層；「多」病，八層；年逾半百（誇張地說是「百年」），老了，九層。悲哀一層深似一層，以至九層，身心幾乎陷於但丁《神曲》說的九層地獄。

杜甫「致君堯舜上，再使風俗醇」求不得，使詩藝醇則如願以償。這裏分析的兩句，是詩歌經濟學的極致。

基於人性

嚴 陽

如是見我

能的各種方式回報他們；對於我們的孩子，他們不只是我們的血脈，而且還是我們的精神寄託，維繫夫妻感情的紐帶，我們晚年生活的依靠。所以，我們會在他們身上傾注與別的孩子不一樣的感情。

承認這種差別，是現實主義的態度。建立在這一基礎上

的道德要求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

以及人之幼」。因此也變得較爲容易爲公衆所理解，所接受。反之，假如我們提出的要求是「老人老以及吾之老，幼人幼以及吾之幼」，那麼，公衆的態度又會怎樣？可以想像的是，即便是外部世界存在巨大的壓力，人們大概也還是會在内心強烈抵抗；即便是嘴上可能認可，但内心也未必

真的贊成，更不等於在實踐中一定能夠做到。

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聯想，是因爲在一些時候，我們在提

倡某些看上去十分崇高行爲的同時，完全忽視了對人性的基本考量，一些提法現在看來太過崇高而缺乏現實基礎。比

如說「毫不利己，專門利人」，以及「先人後己」等等。然

而，你要想一個人完全忘記自己，在「利益」面前，總是先

想到別人，可能嗎？就像「一個人做一點好事並不難，難的

是一輩子只做好事不做壞事」一樣，事實上，在某些特點場

合與時段，一個人可以爲別人「讓利」，暫時忘記自己，可

以說，這只是這樣做，那難度恐怕堪比

「難度」。這「弱點」還未必是我

想得到，但我們可會想到的——這「弱點」還未必是

我所想的。這「弱點」還未必是

孟子有句話非常流行，經常被人引用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幼。」這話說的是什麼意思？尊敬自己的老人並由此推及到其他老人，關愛自己幼小的孩子並由此推及到其他人的孩子。對這句話，我們又不難從「老吾老」「幼吾幼」的話中，約略揣測到孟子對現實世界的清醒認識，對人性的本質特點是什麼？在孟子看來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——也就是說，「善」是「人性」的核心，是最初「精神」尚未受到污染的。或者說，一個人尊敬老人、關愛小孩，這並不難解釋。我們每個人總是最直接觸及到自己的父母，給了我們的生命，養育了我們，並在此過程中與我們建立了濃濃的親情；因此，我們小時候是依戀他們的孩子不一樣的感情。

長大以後感恩他們，當我們老去之時會關心他們，以可

能的各種方式回報他們；對於我們的孩子，他們不只是我們

的血脈，而且還是我們的精神寄託，維繫夫妻感情的紐帶，這並不難解釋。我們每個人都會在最早接觸到孟子對現

實世界身邊的老人、小孩開始。

我們的父母給了我們的生命，養育了我們，並在此過程中與我們建立了濃濃的親情；因此，我們小時候是依戀他們的孩子不一樣的感情。

長大以後感恩他們，當我們老去之時會關心他們，以可

能的各種方式回報他們；對於我們的孩子，他們不只是我們

的血脈，而且還是我們的精神寄託，維繫夫妻感情的紐帶，這並不難解釋